



John Updike Rabbit is Rich

兔子富了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Heilongjiang

Chung Hwa



(黑) 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许艳丽

封面设计: 岳大地

兔 子 富 了

Tuzi Fule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姚英 夏军 译 姚保惠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74/16·插页2

字数: 35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ISBN 7-207-01160-1/I·242 定价: 7.60元

汽油紧缺，兔子安格斯特罗姆想道。他正站在斯普林杰汽车公司陈列室里，透过蒙着一层夏日尘土的橱窗，注视着111号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和往日相比，车辆显得零零落落，颤颤悠悠的。这个混帐的世界缺油啦。但这难不住他，至少眼下还不，因为大街上没有任何一辆破车能比得上他推销的丰田，丰田的耗油量低。请看《消费者导报》四月号吧，顾客们一进店，他就这样介绍。顾客还真不少，街上的人们开始发狂了，似乎预感到美国驾驶汽车的时代已经临近尾声。九角九分一加仑，居然还排了购油长龙，再碰上周末，这天百分之九十的加油站停止营业。为了防止恐慌情绪增长，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呼吁人们把购油量压低到最低限度，不超过五美元。弄不到柴油的卡车司机竟端起枪对着自己的车猛扫，在戴蒙德县波茨维尔乡间公路上就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人们在发疯，美元在贬值，他们花起钱来就象世界末日来临。他告诉人们，来买丰田车吧，这样就能把美元变成日元。人们还真的相信了他，1979年头五个月，他卖出了一百十二部新旧汽车，其中有八辆克罗拉、五辆克罗纳和一辆豪华型小客车。至于那辆西里卡，查理说它象拉皮条开的扎眼的玩意儿，在六月份第三个星期就抛售出去了。这批进货以每辆上浮八百元的价格全部售出。兔子富起来了。

他拥有的这家斯普林杰汽车公司是布鲁尔地区两家丰田车经销处之一。五年前，斯普林杰先生死后，他和妻子珍妮丝共同继承了一半产业，珍妮丝的母亲继承了另一半产业。但是兔子认为他拥有这里的一切，他每天寸步不离陈列室，严格进行管理并负责发放工资，他穿着干净的西装大摇大摆地进出维修和装配车间，那里的工人浑身油污，他们从灯光照亮的机器后抬起头来，只能看清惨白的眼珠，好象生活在地狱里。只有他才和公众、社会接触。俨然是这二十几个工人和三万平方米工作空间的明星和箭头。当他站在前面店堂时，身后的一切都隐入他宽厚的身影之中。办公室门口的墙上贴着人造木板，其实是纹路不规则的装饰板，上面挂着镶在镜框里的剪报和球队留影，其中两张是县代表队十名队员的照片，这是他二十年，不，二十多年前当篮球明星时留下的纪念。即便是压在玻璃下面，剪报也在逐渐发黄，这是纸里的化学成分串通空气作的怪，就象人们用过去不断浓化的罪恶的污点来吓唬你似的。安格斯特罗姆进球 42 分，“兔子”率领贾奇山球队进入半决赛。这些玩意儿是从已故多年的双亲的剪贴簿里解放出来的，原来放在阁楼里，胶水已经发脆，纸象蛇皮似的一层层脱落。把剪报挂在这里是弗雷德·斯普林杰的主意，他认为，经销处的声誉和它的主持人有关，他比安格斯特罗姆提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便有意培养他主持这里的业务。想起死者，你还真得感谢他呢。

十年前，兔子辞去排版工作，和珍妮丝言归于好，岳父便叫他干推销。五年后，一切按部就班，他便心安理得地离开了人世。谁能想到这个紧张忙碌的小老头竟得了严重的冠心病？多年来，他的舒张压一直徘徊在 120，他爱吃盐，也

爱谈论共和党，可是当尼克松弄得他无话可说时，他便象只泄了气的皮球。事实上，他体面地维持了一年，而脸上的皮肤绷紧了，颧骨和下巴上的红斑更红了。哈里低头注视着棺材里弗雷德那张化过妆的脸，变化不大。他早预料到死亡的到来，看见珍妮丝和妈妈哭哭啼啼的模样，你会以为是白马王子和摩西合二为一的化身一命呜呼了呢。哈里经历过父母的病丧，所以心肠变硬了，他又看了一眼弗雷德，发现头路分错了，但没去理会。死人的最大好处是他们能腾出空间来。

当斯普林杰先生还精力旺盛的时期，车场里的工作很辛苦。营业时间长，甚至在冬季的夜晚还开着店门，尽管这时111号公路上连一辆扫雪车的影子也见不到。从早到晚，他用磨床般尖细的声音唠叨着什么经营指标啦，商品损耗啦，服务态度啦，还担心修理工是否在哪辆破车的方向盘上留下了指纹啦，往烟灰缸里扔烟屁股啦等等。只要他在车场，职工们就好象被吹足了气，斯普林杰毕生追求的就是鼓起这张巨大的皮囊，理想的斯普林杰汽车公司。他死了，这个皮囊成了哈里的了，但他却身披这张松瘪的皮囊悠闲自在地站着，他成了车场之主，开始喜欢起这个地方了，沥青车场宽阔的地面，崭新汽车散发的味道，这种气味甚至钻进了丰田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寄来的小册子和宣传品里，用洗涤剂洗过的铺满地面的地毯，墙上挂着基瓦尼俱乐部、扶轮社和商会颁发的奖牌，以及发黄的篮球比赛消息的剪报，和高高地放在板架上的由公司赞助的少年棒球赛的冠军杯，这块男子汉充分享受安宁的地盘，夹杂着在老米尔德里德·克劳斯特属下进进出出开着帐单、接待顾客的姑娘们的芳馨，印着哈罗德·

C·安格斯特罗姆——经销部总经理的名片。他是公司的头面人物。他是普通人的中心，在那儿，他扮演着前锋的角色。对哈里来说，当家作主，施加影响，他有些虚无缥缈的感觉。汽车不卖自销是他的哲理。电视上不断播出的丰田汽车广告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他乐意充当管理一切的角色，他喜欢从公众那里得到首肯承认，自高中以来，他就受到他们的藐视。其实，扶轮社和商会的一些成员不就是当年和他一起打球的那帮家伙或者是他们的讨厌的小弟弟们嘛。他喜欢在金钱里打滚，一位个子高大、平淡无奇的好好先生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身高6英尺3英寸，体重210磅，腰围42英寸，克鲁尔百货公司店员想这样告诉他，直到他使劲吸紧肚皮，那个店员才勉强把皮尺收进时把。他回避镜子，而过去他是多么留恋它。他身后挂着一张闪着光泽的照片，里面那个梳着平头、下腭尖瘦、长着一对年轻人懒洋洋的虎视眈眈的眼睛的形象，依稀残留在他脸上，就象汽车前挡板上的镀铬格栅。他的鼻子仍然又小又直，眼睛不那么困倦了，一个十足的饱经风霜的生意人的发型盖住了耳尖，填满了头发渐稀的两鬓。他不太喜欢反主流文化以及它带来的吸毒、逃避征兵等现象，但他不反对有节制地把头发留得比那些水兵的老式发型长些，并且自然蓬松着。刮胡子时，镜子里照出的脖子下面那堆浑圆的垂肉和松弛的腱索，实在经不起观赏。尽管如此，生活仍然是美好的，老人们从前就这么说过，他年轻时感到纳闷，他们真的这么认为吗。

昨晚，布鲁尔附近下起了冰雹。在市中心，玻璃弹子般大小的雹粒在坑凹不平的小院的地面上弹跳着，在支撑霓虹灯的铁皮广告上敲着鼓点；紧跟着来的是一阵暴雨，泥坑积

水映出了一个灰如石板的黎明。但是，白天微风习习，金光灿烂，车场那片修补过的涂着白条的沥青场地，在六月最后一个周末的傍晚已经干了，这是入夏以来的第一场暴雨。每逢周末，111号公路上满是熙熙攘攘的逛商店的人群，他们拥挤在从过去玉米、黑麦、蕃茄、甘蓝和草莓地开辟出的林荫道上。水泥公路上并排着四条快车道，安全岛的铝质栏杆被不知何时发生的车祸撞得歪歪斜斜，公路的对面是一座用暗色硬砖砌起的低矮建筑，多年前，哈里亲眼看见人们用三合板把它的外壳草草搭起，这曾是一家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饭馆，现在成了恰克·客车饭店，专门出售顾客便于携带的烤烧肉类食品。今天恰克快餐车也显得门庭冷落。院内到处扔着压扁了的纸板盒，不远处挺立着一棵落满尘土的枫树，它从一条已经变成臭水沟的小河里汲取水份。树下有一张简易餐桌，因经久不用，正在朽烂，它靠饭店厨房的垃圾箱太近了。臭水沟是饭店和一块已经卖出的农田的分界线，这块农田还不知它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棵匀称的老枫树似乎在远处一直向哈里呼救，但他却无可奈何。

他从灰蒙蒙的橱窗前转身对查理·斯特夫罗斯说：“街上开车的人们有些惊慌啦。”

查理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他正在写卖据，填写NV-1表格，一辆74年的巴拉库达8型也总算在昨天以2800元脱手。谁也不想要这些耗油多的破车，但是按照以旧换新折价收购的规定，也只好留下。查理负责出售旧车。他尽管在斯普林杰汽车公司工作的时间比哈里长两倍，但他的办公桌却搁在陈列室的角落里，人来人往的，看着桌上的写有“高级推销代表”的小牌子，他也毫不在意。他放下笔，对

老板的话作出反应问道：“你有没有看到报上登的一条消息？一位加油站站长和他妻子在给排队加油的汽车灌油时，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撞到第二辆车上，把妻子的髌骨挤断了，丈夫抱起她呼救，周围的人非但不帮忙，反而抢过加油枪免费给自己灌足了油。”

“是呀，”哈里说，“好象广播过，真是不可思议。听说匹兹堡的一个家伙随身带着一根厚2英寸宽4英寸的木条，垫在后轮底下，为的是多往油箱里加些油。简直疯啦。”

查理发出一声讥讽的冷笑说道：“现在的小小老百姓也象石油公司一样，自己先弄足油水，然后再压榨别人。”

“我倒不怪石油公司，”哈里心平气和地说，“对他们来说，问题也太多了，大地的乳汁被汲干了，就是这么回事。”

“咳，老板，你从来不怨恨别人，”斯特夫罗斯对身材比他高的人说，“天空实验室眼看就要砸到你的头上，面临灭顶之灾，你还说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呢。”

哈里回答说：“也许正是这样，现在政府和民众一样，国库空虚。联邦政府官员们唯一能做到的是支付自己的薪金。”

“这他们管保做得到，这些贪得无厌的兔崽子。听着，哈里，你明明知道是卡特和石油公司把整个事情弄糟的。超级石油公司想要什么？更高的利润。卡特想要什么？少进口石油，美元少贬值。他是个草鸡，不敢采用配给的办法，只是希望以提高价格来给他解围。瞧着吧，不出今年，不加铅的汽油会到一元五一加仑的。”

“当然得老百姓掏腰包，”哈里说，他人到中年，踌躇满志。两人都沉默下来了，似乎达成了默契。此时，疾驶的汽车在111号公路上扬起滚滚尘土，铺面里待售的丰田轿车

散发出新车的气味。十年前，斯特夫罗斯与哈里的妻子有过暧昧关系，哈里一想起查理的那个突出的玩意儿插进珍妮丝的身体内，心里便交织着敌意和惬意两种几乎成正比的感情。他感到惬意，因为他是胜者。斯普林杰先生在雇用这位女婿时曾问过他，能不能咽下这口气和查理共事，兔子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意识到这是给他讨价还价的机会，便表示可以和查理共事，但绝不能听命于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我活着，你只会在我手下工作，”斯普林杰答应道，“那么你们就平等共处。”于是，不分春夏秋冬，他们并肩接待顾客，一起埋怨老板难伺候，每月共同动脑筋如何把积压的库存旧车一总脱手，减少税款。得胜汽车公司打入布鲁尔地区后，他们又一起和斯普林杰公司同遭磨难。在那个年代，人人争购VW牌和沃尔沃汽车，而现在，洪达牌和勒·卡尔牌成为新潮流。在过去的九年里，哈里的骨架上增加了三十磅肉，但戴着太阳眼镜身穿格子西装，活象当地流氓集团为维护纪律而设的执法人的查理，此时却从一条敦实的希腊汉子变成一个干小枯瘦的专门提供赛马情报的人物。斯特夫罗斯的心脏一直不好，这是他幼年得风湿热的后遗症。珍妮丝同情他那隐藏在宽阔胸膛里的弱点，就象水晶隐疵终于浮现到表面一样，虚弱使他看上去象个戒酒的醉汉，一副虚脱的拘谨刻板的神情。过去那象铁链一样横穿额头的浓眉断裂成两簇暗黑的毛发，简直就象炭笔画成的小丑额头的两个圆点。他的鬓角灰白，头发染成宽宽的一条。每天早晨上班，查理一进门就把黑角质镜架、淡紫色镜片的眼镜取下，戴上琥珀色镜片的眼镜，然后象一头不愿从悬崖上堕入深渊的灰白色的弱不禁风的老公羊那样，钻进

繁忙的事务堆中去。平等共事，我答应你。当斯普林杰先生许下诺言，或全力以赴地去干任何一件事情时，脸上粉红色的斑块就愈加发红，从他紧绷的双唇中露出的牙齿，使人想起骷髅头。肮脏的黄板牙缝中塞满了齿垢，八字胡也总是脏兮兮的，歪七扭八。

天哪，死人。他们在不断地增加，他们仰脸望着你，祈求你加入他们的行列，向你宣告地下柔软舒适，万事平安。爸爸、妈妈、老岳父、吉尔和早夭的婴儿丽贝卡及托瑟罗，还有那天刚死去的约翰·威恩。报纸讣告栏上发布的每一条讣闻都表明在无限量的丰收中又增加了一株禾苗，过去的老师、顾客和象他一样的地方知名人士的面孔一张张一闪而过，随即倒下。有生以来，兔子第一次感到活着是快活的。他对查理说：“我估计汽油将在我的生命耗尽的同时一起耗尽，到2000年。说来好笑，我为能够及时行乐而感到高兴。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只能舔点残汤剩羹，而我们却吃过大鱼大肉。”

“你受骗啦，”查理对他说，“你，还有其他人。超级石油公司现在已经探明的储油量足够维持五百年，可是他们只想挤牙膏。我听说现在特拉华湾有十七艘超级油轮，十七艘停泊在那里等着汽油涨价再驶进南费城炼油厂卸货。在这期间，我们的人却在购油长蛇阵里拼死玩命。”

“别开车了，跑步吧，”兔子告诉他。“我已开始这么干了，感觉很好。我要弄掉三十磅肉。”其实，每天早餐前，他在晨曦露水中跑步的决心没能坚持一个星期。现在只是偶尔在晚饭后围着家门前的这条街兜上一圈罢了，只要能躲开老婆和岳母喋喋不休的相互挑剔和埋怨，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他触到了查理的痛处，查理似乎在向眼前的NV-1表格倾诉自己的心事：“医生警告说，我要是参加任何剧烈活动，他就撒手不管了。”

兔子有点窘迫。“是吗？那位叫什么怀特，保尔·达得利·怀特的医生并不是那么认为的。”

“他死了。公园里倒毙的锻炼狂多如牛毛。报纸不会登这类消息的，保健工业已经成了暴发户。记得过去嬉皮士们开的那些小保健食品店吗？你知道它现在的新主人是谁？米尔斯上将。”

哈里一直琢磨不透，查理说的有多少真话。他知道，和这位老对手相比，自己健壮高大，在身体素质方面无可争议地受到上帝的厚爱。如果当初珍妮丝执意要和查理私奔的话，她现在最好也不过当个保姆。事实上呢，她每周打三、四次网球，看上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精力充沛。哈里现在位居查理之上，他想缓和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弱者，免得他的好运给查理造成一种压力。他沉默着，这时，查理的思想从羞愧和医生撒手不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回到了现实之中。“汽油，”突然，他带着希腊佬的格格笑声喘吁吁地说道，“过去，咱们真是太大手大脚了，不是吗？我曾经有一辆帝国牌汽车，带一对汽化器，车子空转时，拿掉过滤器往进油阀里瞧，嗨，里面就象正在抽水的马桶。”

哈里应声附和着。“上中学时，”他说，“一放学就上街兜风，没别的事可干，只好兜风。开着车在中央大街转来转去。那些V-8型老爷车知道一加仑能跑多少路吗？十哩，还是二十哩？谁也没想到给它做记录。”

“我的叔叔大爷至今还不愿意开小汽车呢。说什么要是

遇到卡车，不愿被撞得粉碎。”

“记得契金吗？没被压死的孩子多于被压死的。真有趣。”

“还有卡迪莱克牌，如果我叔叔弄到一辆带尾翼的比尔克，那么我父亲就得弄一辆尾翼更大的卡迪莱克，尾灯数不清，象一纸箱红鸡蛋。”

“贾奇山中学有个家伙叫唐·艾伯哈特，他开着他爸爸的道奇牌汽车从纸箱厂后面下山时，竟敢站在车外踏板上开车，一直开下山去。”

“我的第一辆汽车是48年型的斯丢德贝克，车头象飞机，共跑了六万五千哩。那是53年夏天的事，真够笨了！绿灯一亮，前轮立时腾空而起，就象一架飞机。”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和珍妮丝结婚不久，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她太犟，我一赌气连夜从家里到西弗吉尼亚州开了个来回，真是玩命了。现在要想这么干，得先到储蓄所去一趟。”

“是啊，”查理慢吞吞地说，心里一阵酸楚。他明白兔子并不想伤他的心，但他始终搞不清这个男人爱珍妮丝到底爱到什么程度。“听她说过。你那时候也没少东游西逛。”

“偶尔逛逛。可我还是把汽车开回来了。她离开我时，连车也带走了，这你总记得吧。”

“我还记得吗？”

查理从没结过婚，却去追求一个已婚的女人，这是对珍妮丝乃至对哈里的恭维，因为一个男人在一定范围内占了你老婆的便宜，无形中抬高了她的身价。哈里想使无精打采的谈话恢复愉快的气氛，便对查理说：“昨天在报上见到一个

笑话，说在里程表上你永远也赶不上克利斯多夫·哥伦布，你瞧，他用三艘‘加里仑’^①走了多远。”他小心翼翼地说出这个双关语，但查理似乎没有听懂这个笑话，只是半边脸抽搐苦笑一下，那大概是痛苦的反应。

“是石油公司让我们这样干的，”查理说。“他们说，敞开用吧，象疯子一样烧吧，瞧所有的这些公路和商业大道，这一切。再过一百年，后人决不会相信我们生活得这样邈邈，杂乱无章。”

“就象木头一样，”哈里说，他陷入对历史的沉思；对他来说，这段历史象一团染了色的迷雾，象划分足球场那样划分成几个世纪，标着明确的时期——1066年，1776年。几张熟悉的面孔——乔治·华盛顿，希特勒——在分界处徘徊，但并没有喝采。“或者象煤一样。我记得小时候，硬煤块咯噔咯噔地掉进破旧的煤槽；他们总是在煤槽上涂上红点。我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采煤的，还以为那是地下小精灵手拿红油漆刷子干的呢。现在没有硬煤块啦，他们开采出来的东西用手一捻就碎。”想到世界在消耗，大地终将毁灭，他感到庆幸，并觉得自己很富有。

“唉，”查理叹了口气，“至少可以防止那些中国佬和黑鬼大闹工业革命。”

谈话到此圆满结束，尽管哈里感到由于只顾谈能源，而漏掉了某种更重要的、充满活力的东西，但他注意到，无论是私人之间的聊天或者是出钱上电视的谈话，话题都是干巴巴的，好象半个地球的话都说完了。在心灵深处，兔子要

^①加里仑，galleon：帆船，与gallon(加仑)译音相近。作者一语双关，意在说明汽油价格昂贵与紧俏。

躲避的空白比以前多，一片片烧尽的灰白色细胞。其中曾经充满欲望、执著的梦想和双眼圆睁的恐怖；譬如说，帽子一拎，就打瞌睡。以前他不懂这个短语的意思。再说，以前他也从来不戴帽子，可现在，冷天一露头，他就戴上了。他开始谢顶了，象变薄的屋顶，透出点点星光。

你们要，我们有，橱窗上醒目的大幅广告和电视上的宣传合拍。广告挡住了一片午后的阳光，店铺变得象一个安静的鱼缸，或者说象一艘沉入海底的巨轮，两辆克罗纳和两辆黄绿色的SR—5型后开式克罗拉似乎在等待升入空中，越过玻璃平安落到外面的停车场上，进入111号公路和那个沥青的世界里。

一辆汽车从这个世界开过来：那是辆笨重的历经风霜的17型也可能是72型乡绅旅行车，它发出猛烈的排气声，一个带有凹痕的挡泥板被碰得似乎不平，涂上一层殷红的防锈底漆就算完事了。一对年轻人下了车，姑娘皮肤洁白细腻，犹如凝乳，她光着两腿，在阳光下直眨眼，而小伙子由于长年风吹日晒，皮肤又粗又红，因为在乡下红土壤中脚踏实地干活，一条牛仔裤被泥土糊得又脏又硬。“乡绅”的车顶镀铬行李架上安着一个用粗糙的绿色木板做成的板箱，兔子离车有一高尔夫球棒那么远，他看到旅行车被当成农场卡车使用，车座上的套垫已被撕得稀烂。“乡巴佬，”查理坐在办公桌前说。这对年轻男女怯怯地走进屋里，就象伸长躯体的动物嗅着空调空气。

哈里耳边回响着查理那句讥讽的话，天知道为什么他产生了要保护这对年轻人的心情，他一面向他俩走去，一面偷看姑娘的手，想看清她戴没戴结婚戒指。她没戴，不过这东

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具有意义了，毛孩子就开始同居。他估计姑娘在十九岁到二十岁之间，小伙子稍大几岁——相当他儿子的年龄。“我能为你们效劳吗？”

小伙子把头发往后一捋，露出又窄又白的额头。他那张宽阔焦黄的脸即便不笑，别人看上去也好像在笑。“我们想打听一下行情。”他说话是县城南部的口音，不如北部的荷兰音浓重，北部砖砌的教堂顶尖要高得多，农家的谷仓是用石灰岩而不是用砂岩砌成的。哈里猜测，他们是离开农场到城里来，再也不想扛篱笆木桩、稻草捆和南瓜，以及这个可怜虫该扛的其它劳什子。同居，在城里找个工作，坐着小巧的克罗拉兜风。我们有现货供应。不过，这小伙子也可能只是为他父亲了解车价来的，女朋友陪着，或者根本不是女朋友，而是妹妹，也可能是个搭便车的陌生人。她的举止有那么一点象引人上钩的妓女，瞧她那柔软的身体，就象是急着要从衣服里钻出来的样子，那条褪色的劳动布短裤和紫色的伯斯力^①布的袒肩露背的胸衣，那微带雀斑、皮肤发亮的双肩和两只上臂，那漫不经心盘起的红褐色的多姿多色的头发，浓密而飘忽不定。一只埋在深处的铃响起来了。她有一对蓝色的眼睛，眼窝深陷，有着农村姑娘的寡言少语，习惯于听男人侃侃而谈，自己嘴里却吮吸着一个又甜又酸的秘密。她穿的皮鞋带着软木高跟和裹着踝骨的搭带，蹬出了不和谐的迪斯科节奏，粉嫩的脚趾头，染色的脚趾甲。这姑娘不会和这小伙子长久保持关系的。兔子巴不得如此，尽管她缄默不语，他却感受到她身上的活力无形中朝他袭来。他觉得她想躲避他，但她苗条的身材，洁白的皮肤，使女性的魅力变得

①伯斯力，产于苏格兰西南部的一种柔软的毛织物。织有精巧的图案。

非常强大，身上裸露的部分太多了。她穿皮鞋，愈加显出两腿的修长，中等稍高的个头，不胖，却有发福的趋势，尤其是胸部。她的上唇盖着下唇，看上去有些肿胀。她是很容易遭到摧残的，他想保护她；他把目光移向小伙子，减轻对她的压力，他盯着她的时间太长了。

“这是一辆克罗拉，”哈里拍着橙色的车身说，“双开门的，最低售价3900元，在公路上每加仑可跑40哩，市内可跑20—25哩。我知道，有的汽车厂家把自己的产品吹得天花乱坠，可是请相信我，当今美国没有比眼前这辆车更合算啦。请翻翻《消费者导报》四月号，保修四年，比其它车要优惠。这年头谁还会把一辆车开到四年以上？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四年后说不定大家都要去骑自行车啦。这种车有四速同步变速装置，晶体管点火装置，动力控制的盘式制动器，乙烯基塑料可倾斜的庖斗式座椅，加锁的油箱盖。这一点现在特别重要。注意到了吗？汽油虹吸管脱销了，在整个布鲁尔不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一根，知道为什么吗？我岳母的那辆克莱斯勒有天停在贾奇山的那边一家理发店门前，被人把油抽得一千二净，除了做礼拜，她难得把那辆破车开出来。人们变得野蛮了。今天报上说。卡特准备把供应农民的汽油转给卡车司机，注意到了吗？”

“我还没看今天的报纸，”小伙子说。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哈里只得用拖曳的步子轻捷地绕过他，去拍拍一辆黄绿色的车，同时小心避开一个纸板广告牌——一位手捧大包小包、牵着爱犬的顾客。“如果你想要旅行车，来代替你那辆老古董，那么这种型号是最好的。车上的空间一样大，耗油量却省一半。这是SR—5型，它有许

多绝妙的特点——五档变速器，长途旅行用的节油超速传动装置，还有可一个个分别折起的后座，既可坐人，又能搁放高尔夫球棒或篱笆桩之类的东西。真弄不懂为什么底特律没想到设计这种座位，那里可称得上是汽车王国，但所有的新花样都是外国佬想出来的。依我看，底特律辜负了两亿同胞。我宁愿经营国产汽车，可就咱们三人之间说说，它们都是些破烂货。纸板做的。净是骗人的玩意儿。”

“那些是什么型号的？”小伙子问。

“那是高级的克罗纳。发动机要大些——容量为两千二百毫升，不是一千六。外形更接近欧式汽车。我就开着一辆，真不错。在公路上，一加仑可跑30英里，在布鲁尔，18英里左右。当然这要看驾驶技术如何，看你踩油门的脚有多重了。替《消费者报导》做测试的工作人员准是开足了油门，依我看，他们提供的里程数有出入。这辆后开式标价6,850元。别忘了，你这是用美元买日本货，将来折价换新时，你可以取回‘日元’的。”

姑娘听说“日元”露出了笑容。小伙子壮了壮胆又问：“这辆呢？”年轻农民摸了一下西里卡高雅漆黑的顶盖。哈里没情绪了，这毛孩子又对这辆车产生了兴趣，可见他并不是真正有意买车。

“你碰的这辆是独一无二的高级轿车，”哈里告诉他，“西里卡GT型轻便轿车任何时候都敢和波史牌或MT牌相比，瞧这些附带的特殊装置，不锈钢的辐条，石英钟，调幅/调频的立体声，都是标准的。标准的。这车还配有动力转向装置和可开式车顶。当然，价格要贵些，接近五位数，可这是一笔投资呀，越来越多的人购买高档车了。那种每两年以旧